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三

起高帝元年乙未盡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二百十四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

漢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為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為劉氏後伯秦涉魏徙于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為有天下之號（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為漢太祖故特起）

名焉

（己亥）五年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細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慶幸也）漢王三讓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汜水（濟瀆分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祖即位處）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皇帝母孟康曰媪母別名）

音烏老反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粤與越同王無諸為閩粤今福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王

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注俱見前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是又曰故粤王無諸勾踐之後姓騶氏世奉粤祀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

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都治今福建福州府治是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還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其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七故為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齊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高帝時有武都侯臣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吾禽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横未至自殺

彭越既受漢封田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田横島帝恐其為亂赦横罪召之横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

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宮門衛屯兵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敢動揺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即周尸氏廐置置馬以傳驛者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遂自剄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横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横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横死亦皆自殺以季布季魯季氏之別為郎中斬丁公丁齊丁公伋支孫以次為氏此丁公晉灼曰薛人名固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令布髡鉗為奴賣之魯朱家魯人以俠聞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事見前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師古曰同母異父之弟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婁氏邾婁國之後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興也夫與人鬬而不搤（音厄）其亢（音剛）與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

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殽山注見前）澠（澠池注亦見前）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春遇反）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赤松子師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

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

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利幾以陳令降帝侯之潁川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本秦興樂宮漢修飾之因更名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

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為然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眛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眛計事眛曰公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持眛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注俱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洛陽赦信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

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諸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酇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酇縣故城蕭何所封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

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闘功帝使自擇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注見前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户牖陽武縣鄉漢改東昏縣後廢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

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寛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鄂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中明其説耳故以上賞過矣

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漢縣今屬直隸深州）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立從兄將軍賈（數有大功）為荆王（王淮東故吳地凡五十三縣）弟文信君交（帝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為楚王（王淮西故楚地凡三十六縣）凡

宜信侯喜帝仲兄字仲為代王王代地凡五十三縣長子肥帝微時外婦曹氏子為齊王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陽為羹盡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故伯子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以曹參為齊相

參至齊聞膠西漢縣令為膠州屬山東萊州府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樂毅之後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以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

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漢太原郡治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是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胡三省注班志漢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令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邑也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故城故馬邑城也今馬邑縣唐開元中置非漢縣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漢縣今屬四川成都府）侯

上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洛陽南宫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徧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降魏事見前）因趣丞相

秦始皇稱帝即追尊莊襄為太上皇漢高汜陽即位距秦初不過二十年羣臣豈無諳故事者何爾時但追尊先媪而太公直置不問耶侯家令云云父子幾

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掃竹也）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思欲東歸帝

於倒置何止齊東之語而乃賜金厚賞始有尊辦並見不學無術矣

知之乃于驪邑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因名驪邑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所愛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號生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支與匈奴同俗隨畜移徙居祁連敦煌間控弦十餘萬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亡歸頭曼以為壯使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勒其騎習射令曰鳴鏑所射有不悉射者斬于是先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後頭曼出獵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鳴鏑而射之遂殺頭曼

而自立先自東胡烏丸之祖其別為鮮卑在匈奴東故名彊月氏盛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東胡王輕冒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與之已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與之東胡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滅之西走月氏月氏為匈奴所破乃遠去擊大夏而臣之為大月氏其不能去者保南山為小月氏南并樓煩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樓煩應劭曰故樓煩胡地漢樓煩故城今山西寧武府是白羊匈奴別種其王居河南河南即新秦中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邑信使使求和

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

奴冒頓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叔孫魯叔孫氏之別通薛人號稷嗣君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

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

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

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通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近臣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賓讃受事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張旗

志（與幟同）郎中俠（與挾同）陛大行（即典客後更名大鴻臚）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劉攽曰賓為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于是皇帝傳警（傳聲而唱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諠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秦官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

為郎和通在秦時以文學徵會陳勝起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作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責通諛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弟子怨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且待我我不忘矣及徵諸生習禮成通言于帝請官諸弟子儒生帝皆以為郎通又出所賜金悉與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真知當世務

辛丑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漢上郡有白土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邱臣曼邱姓臣名王黃等立趙苗

裔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最為大國將萬騎與王黄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胡三省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山名在山西代州西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登臺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察之　考漢書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與單于言之顏師古以應說出桓譚新論蓋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冒頓乃解圍去冒頓與王黃趙

利期黄利不至冒頓疑之亦以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關內侯無國邑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遂以封平曲逆漢縣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以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躡足請封齊王信四請偽遊雲夢縛信五解白登之圍六輒益封邑焉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為合陽即郃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侯以少子如意為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徙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寰宇記長安蓋古鄉聚名陽渭水對秦咸陽宮漢于其地築未央宮置縣以長安為名

蕭何治未央宮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廻三十八里立東闕北闕前殿西京雜記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建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鄉而上書奏事謁見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闕西南兩門則無益作宮之初

厭勝之術或然乎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是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壬寅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爵八級曰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帝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之所謂劉氏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絺紵罽(氉氉之類)操兵乘騎馬(駕車單騎俱毋得用馬)

(癸卯)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宫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于關中

匈奴歲若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

兵未可以武服也冐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周制天下嫁女于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冐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東有彊族齊諸

田楚昭屈景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貫氏原伯貫後以名為氏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冀州人謂懦弱為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

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悞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事在七年）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貫高等辟人于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事在八年）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

反者乃檻車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致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詣長安
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
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中大
夫漢官掌議論泄公氏族略泄亦作洩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
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
前榜刺委困故以竹為輿處之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
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
于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

貫高以憤怨肇亂謀雖卒能證明其主不惜一死塞責然趙國由是以亡禍首罪魁何賢之有苟悅曰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雖毋赦可也斯言良當

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而死先是詔捕趙王羣臣賓客敢從者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髠鉗為奴以從及貫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守相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辰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因于櫟陽置萬年

縣以奉陵寢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令諸侯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沛人苛之弟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疎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已如意已立為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璽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宛句人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郞中封陽夏侯為代相監趙代兵豨嘗稱

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王黃曼邱臣所遂反自立為代王㧞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白于天子

而名見也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間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為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屠馬邑上攻拔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漢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邱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弗問牝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于此矣

乙巳 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令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

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懸鍾之室信方斬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上已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道其語上曰此齊辯士蒯徹也詔捕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于此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以蕭何為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

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衆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是秋黥布反上自擊之何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或說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乃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悅 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故後世謂之東陵瓜

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將軍柴武柴氏高柴之後以名為氏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

瘻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後信子隤當及其太子之子嬰以衆降漢俱封列侯世貴顯

帝至洛陽立子恒為代王即文帝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為王者皆曰子恒賢知溫良遂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遥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計之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絶也

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身親敦勸自為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

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本羌地漢置青衣道以青衣江名後改曰漢嘉縣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是也至鄭今陜西同州府華州鄭縣故城是逢呂后從長安来王為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来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以聞上欲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于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漢淮陽國治陳今河南陳州府）王

罷東郡頗益梁罷頴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注見前）尉趙佗（正定人）為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縣屬廣東惠州府）令趙佗

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南海二縣是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關隘絶道絶秦所開越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注俱見前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以魋音椎結音計為髻一撮似椎爽俗也箕踞見之賈曰足

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遂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夷滅家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

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来我今日聞所不聞賜槖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悦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縣屬河南南陽府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官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與一宦者臥豈不見趙高之事乎

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平之國治壽春

初淮陰侯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有中大夫賁（音肥）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漢縣今日阜陽為江南穎州府治）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令尹）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工計山東非漢

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春秋州來注見前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戸立子長故趙王敖所進美人

子方三歲為淮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綺里季姓氏未計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人所謂四皓也避秦亂隱于商山呂后以留侯計使建成侯呂釋之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之四人皆至商山在商州東有七盤十二繂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

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强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注見前僮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間軍敗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别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楚

王交走薛注見前布遂引兵西

十二年丙午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蘄西布亡走長沙王

臣吳芮子嗣王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甀邑名徐廣曰在蘄西會攻外反甀丈瑞反布兵甚

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見布謂曰何苦

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渡

淮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故人日樂飲極歡道故舊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老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

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勃斬豨于當城（漢縣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界）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吴王

荆王既死（事見前）無後更以荆為吴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吴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附其

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
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尹氏起莘曰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魯祠孔子乃見于兵戈倥偬之日自是而後除挾書律置博士官開獻書路儒道稍稍振起蓋實基于此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
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

四皓調護太子
其事不足深信
豈有張良叔孫
通輩死爭不得
而四老翁轉得
持其短長者杜

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

史記留侯世家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收安劉臧劉採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己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已見及故欲易之耳牽愛戚姬欲立乳臭乃信其失使高帝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能相

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招四人之功也 通鑑考異曰高祖特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豈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乎此辯士欲誇大四叟之事故遂云然司馬遷好奇多愛而採之今不取

下相國何廷尉獄已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

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棄愛猶帝之正而遂回於哺康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而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于匈奴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為言豨軍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間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

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之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噲黨于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

讀史者於漢高帝論議曾諸人事謂帝蓋預知呂氏之禍者然

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此好奇而不能綜之於理矣蕭曹與帝同起患難固宜知之甚悉若呂氏誌雖狼籍錯誤漢祚則由後日時至事起非帝所能逆覩使誠先見及此即廢呂后立趙王杜分釁之忍何不可為顧肯隱忍自釀重禍哉前問閱史記書事及之非揭大指于

天下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鄚人也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通鑑考異曰據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將盡族諸將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亡可蹻足待也乃以丁未發喪按呂氏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亦不在代此說不

足據

盧綰亡入匈奴

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入謝會帝崩綰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之北有廢城即漢長陵縣也

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陽武人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

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太子盈即位是為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既執樊噲行聞帝崩恐呂須讒之乃馳傳先去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

殊哀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秦官漢因之掌宮殿掖門戶使傅教帝呂須讒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即釋之并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相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召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

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周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戕自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墮高祖之業良敗子耳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趙王如意既酖死（謚曰隱）乃徙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夏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再城之五年春正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之其秋乃成（三輔黃圖長安城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之曰斗城）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音幡覆也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用內史士內史王官士名也言獻城陽郡注見前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注見前井中

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是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謚曰文終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卒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

惠帝方以呂后故深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沉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

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學一之辭非公論也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

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己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寖驕為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

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抵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寡食其為亂當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穉況悃顏不悅而猶以布言為足為不亦大可笑乎

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未絕傷痍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即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為公主嫁之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句踐之裔與無諸同姓為東海王

搖與無諸俱率百越之衆從諸侯入秦高祖已王無

諸在五年事見前至是更舉越功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搖所都世號曰東甌王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天下

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叔孫通所謂導其上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長樂）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于高廟月一為之）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帝常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宜陽（注見前）雨血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絶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參為相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

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至是卒良亡匿下邳時遊圯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

以周勃為太尉

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前已遷太尉擊陳豨既定燕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

辟彊揣度之詞平勃遂為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剛至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

太尉官漢初太尉官不常設以勃為之

癸丑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

太后使呂台周呂侯澤之子呂產台之弟將南北軍漢衛宮之兵在城内者為南軍宮衛主之京城之軍則為北軍京中尉主之

帝崩太后哭而泣淚也不下留侯子辟疆年十五為侍中謂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平曰何

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柔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噱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至當

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産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從之太后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北去長陵十里漢置縣晉廢

史臣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制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行天子事故曰稱制

張皇后無子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汪克寬書法曰既有少帝曷為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后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于歲下大書女后稱制天下之大變故特變例書之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沛人為御史大夫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

氏之役君亦不如臣于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乃以平爲右丞相呂須以平前執樊噲數讒之曰平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太后不聽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從得幸于太后又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又怨趙堯爲定趙王如意之筴事見前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常有德于太后敖初爲沛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怒擊傷主太后吏故德之遂以爲御史大夫太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爲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爲魯王

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爲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今直隷正定府漢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王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爲孝惠子彊立五年卒以武爲淮陽王

太后立吕台為吕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吕國立台為王明年卒諡曰肅子嘉嗣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漢書地理志縣有蠻夷曰道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名襄悼惠王肥之子弟章為朱虛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侯

令章入宿衛以呂祿女妻之後太后復以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入宿衛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 三年夏江漢水溢

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星晝見

丁巳 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以朝爲恒山王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

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乃自號爲南

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己未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

春星晝見

庚申 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

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友至邸令

衛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為梁王立太為濟川胡三省注濟川濟南濟北之地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王

産不之國為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即營卯注見前侯澤為琅邪注見前王

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嬃女也齊人田生為之說

大謁者張釋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張釋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王田生與琅邪王之國勸急行勿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

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恢后王有愛姬王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恆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乃立兄子祿為趙

王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言耕田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子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

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先是太后祓還過軹道注見前見物如蒼犬撠謂拘持之也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呂氏

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愼勿送喪為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宮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滎陽與齊連和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于是齊王悉發國中兵使內史祝午黄帝之後封祝以國為氏紿琅邪王澤午謂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

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事願舉國委大王請大王幸之臨淄與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之而使午至琅邪國發其兵幷將之西攻濟南本齊郡太后割以為呂國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產祿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王乃還兵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

嬰兵皆罷

時産祿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大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善其計諸吕老人

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祿信寄時與出游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平陽侯窋曹參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産計事會郎中令賈壽晉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為氏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産且趣産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漢縣故城在奉天府遼陽州侯紀通紀成子尚主也符節乃令持節矯內讀作納太尉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

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産殿門産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馳告勃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宮門見産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王通時通已之國而廢魯王張偃遣

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是為文帝誅呂后所名

孝惠子敎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

呂后詐取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呂而所

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

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

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仁孝寬厚太后家

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史記索隱昌宋義孫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用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吉
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
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
至渭橋故渭橋在西安府故長安城北今廢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
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
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非

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宫乃與太僕滕公入宫載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于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先在魏許負相曰當生天子後入漢高祖内之後宫一日召幸之姬曰昨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生帝　初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吕遂迎立之

壬戌元年十月帝謁高廟

尊太后為皇太后遣車騎將軍薄昭迎于代

立趙幽王故趙王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

初齊王襄起兵紿琅邪王澤留之事具前澤不得反國乃之長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為燕王瑯邪復歸齊

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大尉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于是論誅

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為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袁盎字絲楚人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令除此律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孥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

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于是有司奉詔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即景帝）

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風俗通夏帝相后緡方娠遭寒氏之難逃出自竇生少康其支孫以竇為氏為皇后后觀津人呂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後呂后出宮人分賜諸王后入代生景帝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名見驗問得實厚賜田宅家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

復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令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

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閲
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
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

來獻

封宋昌為壯武侯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

帝既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為壯武侯諸從官張武等六人官皆九卿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誰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美然平非實能如此也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秦官漢因之掌穀貨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曰善勃大慚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粤南粤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隆慮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林縣侯周竈擊南粤

會暑濕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

閩越西甌駱元和志嶺南道邕管貴州本西甌駱越地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貴州今廣西潯州府貴縣鬱林故城在縣南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

左纛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以陸賈前使粵名為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

使賜佗書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于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

兵于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通使如故

陸賈至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奉書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絶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别異蠻夷出令曰毋與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僻處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輩上書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為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豈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

謝過終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于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并獻方物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賈誼為大中大夫

帝謂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吳公名置門下帝召以為博士誼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不敢賢者已非王成黄霸輩所能及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諸生以為能帝悅之

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

平常言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也後平曾孫何坐法棄市竟不得續封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減

而留者纔足充數而已餘皆以給傳置潁陰漢縣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侯騎侯家之騎從賈山潁川人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直諫之士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已在朝廷矣乃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

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貧民禮高年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帝嘉納焉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

賈誼首議積貯鼂錯繼之以重農貴粟其言雖雜出於管商然崇本抑末實為足食之原也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

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纎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懐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

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于是詔開籍田
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為河間王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是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治盧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治晉陽注見前揖為梁王治睢陽今歸德府商邱縣是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幽趙王友幽死故既立其

太子遂又復立其少子城陽濟北以平諸吕有功故王三王然後立皇子三皇子同日立後武徙淮陽參徙代并有太原揖好讀書帝愛之異于他子立十年卒無子武遂徙王梁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堯事見前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欺也初約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為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
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
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漢縣後漢改絳邑故城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隷冀州東南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趙王敖進美人得幸有身及貫高事發

美人亦坐繫美人母弟趙兼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

妬弗肯白食其亦不彊爭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

奉其子詘高祖高祖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會黥布反即封長為淮南王事具前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食其弗敢發至是入朝王素驕蹇不奉法上以親故寬假之及入見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往見食其袖鐵椎椎殺之馳至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甘泉宮名也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

北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注俱見前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吕時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既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

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王之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章立歲餘卒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令直隸趙州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

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字季堵陽人為廷尉秦官漢因之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

言秦漢間得失帝悅拜謁者僕射嘗從行登虎圈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北上問上林尉漢上林苑有令丞尉屬水衡都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漢制縣有鄉嗇夫掌聽訟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辨而超遠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矣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為宮車令衛尉屬掌司馬門天下上事四方貢獻皆領之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釋之從行至霸陵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至是拜廷尉

釋之謂上使人誅之則已豈非開人主妄殺之端前人已有論其失者且法之所加惟在當罪使罪果當死則雖誅之不為過否則畸輕畸重皆非所以弼教也

上行出中渭橋玉海架渭者三橋中渭橋在長樂宮北西渭橋亦曰便橋在長安西東渭橋在萬年東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

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讀曰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潁陰侯灌嬰卒（謚曰懿）以張蒼（陽武人）為丞相

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高祖用為計相（專主計籍）至是以御史大夫代灌嬰為丞

相歷有黄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六家蒼用顓頊歷于六家疏闊中最為微近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召河東漢河東郡治安邑安邑注見前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

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謂對獄之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太后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

反耶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畢狹若顧望而成故名自後諸帝皆自立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杜佑曰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于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

姦民趨利雖日禁盜鑄猶恐不免又可聽其放鑄耶二賈所言俱切中情弊而誼為尤詳

四銖錢文亦曰半兩稍輕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令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令公鑄錢黥罪積下姦數不勝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言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當是時吳王濞以諸侯即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當作故鄣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漢故鄣縣其東有銅峴山括地志吳採鄣山之銅即此）鑄錢富埒天子大中大夫鄧通（蜀郡南安人）以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今四川雅州府滎經縣漢嚴道其北有銅山）使鑄錢財過王者以故吳鄧錢滿天下

（丁卯）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卒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

帝重自切責之復令薄昭與書引管蔡以為警戒長不悅至是謀反令男子但等與柴武子奇謀以輦車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大夫等奏長罪當棄市上不忍置法赦長死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恚憤不食死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南雍令發之以死聞上哭

甚悲逮考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葬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為列侯（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令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弗聽（十二年追謚長曰厲王）

匈奴復請和親

論賈誼者或責
備漢文或歸罪

初冒頓遺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遺之繡袷綺衣諸物至是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晉中行氏之別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至降單于甚親幸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謂分條而記之以計課其人衆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絳灌或疑誼不能自用獨班固以為誼以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斯言最當蓋誼才略頗優然以年少銳于進取能動而不能靜以吳公初薦用而即請改朔易服觀之使竟得柄用其不至制作紛更如宋之王安石者亦幾希耳

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于是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誼以適去意不自得渡湘為賦以弔屈原至長沙地卑濕有服鳥飛入其舍誼自傷悼為賦以自廣）久之上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顏師古曰福也受釐祭畢而受神之福也）坐宣室（未央前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令不及也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令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

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以為非愚則諛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其畧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曩時高皇帝剖膏腴之地以王諸侯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弱者後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
皆忠附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亦莫若
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制地定制各為若干
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
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
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
屈信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
之勢方倒懸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
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
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
安窮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

因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是古天子后服也而庶民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而富人大賈召客者以被牆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得則反脣而相稽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

日甚月異而歲不相同矣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莬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令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鑒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生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世主之欲民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皇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刑然則堂

不亡陛乎被戮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令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上深納其言後梁王揖墜馬死揖無子誼請為梁立後而以淮南地益淮陽帝于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

泣歲餘亦卒時年三十三

己巳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午九年春大旱

辛未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昭初封軹侯既死帝後為置

壬申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漢縣令為州屬甘肅蘭州府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秦官漢因之屬詹事鼂錯鼂與朝同王子朝之後以名為氏錯潁川人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山林川阜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平原曠野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兩陣相近可前可後劒楯三不當一矛鋋之地萑葦竹蕭草木茂接長戟二不當一劒楯之地曲道相伏險阸相薄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令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猶弗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材官有材力者騶發言騶發其矢也矢道同的言用矢者同中一的則匈奴之革笥以皮作如鎧木薦以木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

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令降胡義渠

註見前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

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初學申商法

為人峭直刻深

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也
則卒積死令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絶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
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

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予之能自供贍即止塞下之民利禄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臣

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伍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一連十連為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服習以成幼令還從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漢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滑縣北東潰金堤括地志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東白馬漢縣故城在衛輝府滑縣東北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劉友益曰書河決始此

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

鼂錯上言請重農貴粟畧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今農夫五口之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

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言邊食足支五歲可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復從之乃下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

馬尚寡而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謂無孝悌力田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

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祀其具禮儀漢書儀春始東耕于籍田以太牢祀先農百官皆從以次耕又春桑生皇后親桑于苑中養蠶于簿以少牢祀蠶神還獻于繭館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于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

之官移禍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臨淄人師同郡公乘陽慶受黃帝扁鵲脉書診病知生死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意有五女臨行意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緹縈傷父言乃隨之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

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於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其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户口寖息生也風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流篤厚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與勤同）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本謂農末謂商賈）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除之

乙未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

涼縣西北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殺北地都尉卬卬姓孫見功臣表虜人畜甚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見前候騎至雍甘泉注見前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即還

赦作徒魏尚槐里人復為雲中守漢雲中郡治雲中縣即趙故城注見前

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顔師古曰諸年已老也考唐在武帝初年九十餘則此時年當餘六十故帝呼之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對

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復入禁中良久召唐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决于外歸而奏之要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廩假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令魏尚所上首虜之數差六級因坐罪）陛下下之吏削其爵徒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

持節敕魏尚復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歴日彌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嚮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賈誼初請改正易服且譏譏未遑何以於黄龍之見即議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間乎文帝三代下令主于此不無遺憾

丙子十五年春黄龍見成紀注見前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此五時之五帝也五時注詳後景帝中六年

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水德漢受之當為土德應黄龍見宜改正朔色尚黄丞相張蒼以漢乃水德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黄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是遂絀下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最為高第錯對策大畧以為五帝其臣莫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十六年夏四月丁丑郊祀五帝于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于是作

渭陽五帝廟廟同一宇，帝各一殿，面五門，各如其方之色。括地志：廟在咸陽東，臨渭。夏四月帝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剌采取之也六經中作王制即今禮記王制篇，議巡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哀王襄子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注見前王，賢為菑川治劇，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王雄渠為膠東治即墨，注見前，王卬為膠西治高密，今

玉杯尚可假刻日卻何以復中新垣平之荒誕與文成五利無異文帝早覺而誅之庶幾不憚改過耳

縣屬萊州府王辟光為濟南治東平陵今濟南府歷城縣是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仍治壽春勃為衡山王治六見前注賜為廬江治舒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是王厲王四子東城侯良已卒故不封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立汾陰注見前廟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言于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

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中注見前今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㫁出乎于是治廟汾陰欲祠鼎出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于改正之成反正朔也服服色也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同糜散也）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時上遣匈奴書匈奴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當戶匈奴官名）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申侯之後居安定屠原為申屠氏嘉梁人）為丞相

時張蒼病免蒼罷相口中無齒食乳年百餘歳乃卒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能脚蹋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從高帝封關内侯遂以為丞相嘉為人彊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通初以櫂船為黄頭郎帝嘗夢欲登天不能有黄頭郎推之上顧其衣尻帶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姓名曰鄧通鄧猶登也帝遂愛幸之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

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顔師古曰言當私戒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史也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辛巳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癸未六年冬匈奴冦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勃次子等封條侯

屯兵備之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絶漢和親大入上郡漢郡治膚施膚施縣今屬延安府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顔師古曰姓令名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飛狐句注俱見前張武屯北地漢郡治馬領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南周亞夫次細柳令西安府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即亞夫屯兵處劉禮次霸上徐

屬次棘門在咸陽縣東北秦故閣門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為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

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哉稱善者久之後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秦官漢因之掌徼循京師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振民

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

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皆以衰布言由粗及細大功中祥小功大祥纖則禫也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日易月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

奚霸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其西北為霸陵縣即霸上也

文帝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採傳會轉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亦有刺謬者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執冰褻徐假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史記索隱新豐驪山上有露臺鄉即文帝欲作臺處名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綈厚繒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賜御府錢以愧其

王愚懦之見竊尋今辟戡向因讀史屢及之蓋以辭害意者今通病不可不知

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啟即位是為孝景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復收民田半租

初文帝除民田租事具前至是令民出租之半三十而稅一也

減笞法

文帝雖除肉刑而笞五百及三百者率多死至是帝

下詔曰加笞與重罪謂死刑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然尚有不全者後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事在中元六年又定箠令箠以竹為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自是笞者得全

以張歐沛人字叔高祖功臣安邱侯說少子為廷尉歐事帝于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丙戌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為王

德為河間王故河間哀王福薨無子以其地封德閼為臨江治江陵注見前王立三年薨無子餘為淮陽注見前王後徙封魯非為汝南治平輿注見前王後徙封江都彭祖為廣川治信都注見前王後徙封趙發為長沙注見前王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故以其地封發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葬南陵在霸陵南

六月丞相故安侯申屠嘉卒

黜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為之曲庇一徼之對簿何以服人心哉

時鼂錯為內使秦內史掌治京師漢因之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九卿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疾之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乃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內垣外游地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上自首于上也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歐血而死謚曰節

以陶青陶陶唐氏之後青高祖功臣開封侯舍子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漢國注見前雨雹

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熒惑注見前逆行守北辰中宮北極五星亦曰天極月出北辰間月有九行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注見前逆行天廷太微為天廷中

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

以傳位重事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啟寵召亂即剪桐之誤亦不可比類矣

高陽四十餘城皆大縣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至是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秦官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竇嬰字王孫太后從兄子引卮進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嬰遂病免太后除嬰門籍出入殿門之籍梁王以此益驕廣睢陽城築東苑招延四方游士莫不至焉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東苑亦曰兔園在商邱縣東

長星出東方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元王交之孫）趙王遂反以條（亦作脩今直隸河間府景州有南條城故漢縣也）侯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抵擲也）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語見韓非子）唯上

鼂錯削地之謀雖中無成策而出之太驟然猶曰為國家計久安也至事變已成乃汲汲自請居守欲以苟免自全則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棄前過與之更始于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乃解然以此日益横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寛不忍罰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于法當誅文帝弗忍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皆有罪請各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

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吳王使應高往說膠西王王初不許高說以兩分天下乃許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膠西羣臣聞其謀諫王曰令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因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穆氏楚穆王之後以謚為氏浮卬複姓伯齊人韋孟韋氏後孟彭城人後徙鄒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孝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淄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條斷不

并楚兵遣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攻破梁棘壁（即春秋大棘注見前）乘勝而前銳甚梁王遣將軍擊之皆敗還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是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殺御史大夫鼂錯

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

可誅之至其賛畫縱不得為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黄輩甚遠景帝初與定計旋為譽口所動斬誅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之其識見卑鄙不更出鼂文下乎

徐僮之間吳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吳反錯以盎宜知吳計謀欲治之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盎曰今吳楚反于公意何如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作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

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使吳令丞相廷尉劾奏錯曰錯議陛下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邑予吳無人臣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初錯建議侵削諸侯其父自潁川來謂曰疏人骨肉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遂飲藥死後十餘日吳楚反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城固人亦曰鄧先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因留盎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懐節旄夜亡走梁遂歸報

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越人誅之戊

自殺

亞夫之將也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欲急馳故乘傳車六乘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令縣屬陝西西安府本漢置以藍田山名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

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吴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壘而守吴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愬于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絶吴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睢陽人字長孺為梁中大夫張羽楚相張尚弟楚反尚諫被殺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

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漢縣歷代因之今為江南鎮江府治保東越越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楚王戊軍敗即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于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為

是而梁王由此與亞夫有隙

壬子晦日食

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

王志為菑川王

先是三國膠西膠東菑川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官中大夫氏族畧路出帝摯之後以國為氏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

數重不得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

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吴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遂殺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聞齊初有謀欲移兵伐之齊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肉袒詣漢軍叩頭請罪弓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西南侯韓積當執金鼓出詔書讀之卬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酈寄

攻趙不下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

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為説梁王曰濟

北雖墬言于吳而終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

敗而無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梁王以聞濟北王

得不坐徙封菑川

立故齊王將閭太子壽為齊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子

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治盧奴今直隷定州

帝以將閭迫刼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欲

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乃立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奉元王後

戊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即武帝

榮栗姬子徹王夫人子王夫人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女孫也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臧兒更嫁田氏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金氏婦當貴奪而納之皇太子宮是為王夫人生兒徹方在身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為貴徵焉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劉攽曰是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胡三省曰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考劉胡二氏之說蓋亦闕疑之意而徐昭文考證以五年當書于日食之上薛應旂甲子彙紀又以日食紀

于四年之首未知孰是今仍通鑑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志上以為貞信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

徙王衡山

己丑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豫作壽陵也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

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　自是諸帝皆豫作壽陵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寅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上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

無寵至是遂廢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長公主嫖即館陶公主帝之妹下嫁陳午嫖匹肖反長公主名也有女欲與太

子為妃栗姬妬以帝後宫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

貴幸故怨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

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典客改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大行令掌九儀之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春二月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郅都（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都河東大陽人）為中尉

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獨先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堧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事在中元二年）王欲得刀筆（顏師古曰古者著書于簡牘必用刀）為書謝上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予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以危法中都殺之

壬辰 中元年夏地震

衡山原都胡三省註原都地名蓋屬衡山雨雹

大者尺八寸

癸巳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子越為廣川王彭祖徙趙故立越寄為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

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寵信羊

勝公孫詭二人多奇邪計說王求為漢嗣王遂入朝

王以在前七年帝使使持乘輿駟迎于關外既朝上疏因留會栗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太子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召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弟事具前以生禍亂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請入見太后白之太后議格遂不復言而使梁王歸國梁王由此怨盎與

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梁刺者十餘曹先刺者聞盎名不忍刺其後曹遮殺盎安陵郭門外及他議臣十餘人于是天子意猶疑也梁逐賊果梁使之遣田叔往案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使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詸見誘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置法太后日夜啼哭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畢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上方怨梁遣使覆按梁事冠蓋相望于道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于上而長君行迹多不

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使明

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天子封之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鄒陽齊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括地志在萬年縣東北萬年今咸寧縣治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

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爭譊譊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用茅蘭梁大夫說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于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甲午三年夏四月地震

立子乘為清河治清陽故城在今直隷廣平府清河縣東王立十二年卒無子國除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

免

以劉舍桃侯劉襄子嗣為侯為丞相

乙未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丙申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常山文帝時併入趙令復為國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猶言若疑也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謂不服也者輙讞

之

地震

丁酉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

更命廷尉為大理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後更為大鴻臚治粟内史為大農後更為大司農將作少府本秦官掌治宮室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本秦官掌列侯為都尉後更名右扶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為長信少府將行本秦官皇后卿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先是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更諸侯丞相為相明年又更中大夫為衛尉

春二月行幸雍郊五畤史記封禪書雍五畤索隱曰秦宣公作密畤祀青帝靈公作上畤祀黃帝下畤祀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本四畤後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吾而具遂作北畤祠黑帝于是雍有五畤括地志五畤原俱在雍縣南考秦襄公作西畤文公作鄜畤皆祠白帝以非雍地故不在五畤之數

夏四月梁王武卒謚曰孝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先是梁王入朝上疏欲留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未幾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

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餐梁後五王濟川濟東俱以罪廢山陽濟陰俱無子國皆除惟梁獨存

六月匈奴寇鴈門漢郡治善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成紀人為上郡太守廣初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公孫昆邪謂上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角恐亡之乃徙上郡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為大

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寗成南陽穰人為中尉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寗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人

惴恐成後遷内史以罪廢已復起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寛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顔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

夏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

無排忠訪固不失為長者然無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八月以衛綰大陵人為丞相直不疑直氏楚人直弓之後不疑南陽人為

御史大夫

初綰以戲車顏師古曰若今弄車之技為郎事文帝遷中郎將醇

謹無它無餘志念也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綰稱病

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

焉不疑為郎有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

辦足矣買金而償殆情斯甚且我乃無兄不已深于自明乎蘇軾謂不疑蒙垢求名良然

亞夫為將則有功為相則守正賈誼所謂可以託不御之權者庶幾近之反謂鞅鞅非少主臣而取醇謹無它之衛綰何以為

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上召亞夫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尚席主席者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此非不足滿于君所乎嫌恨之也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

知人之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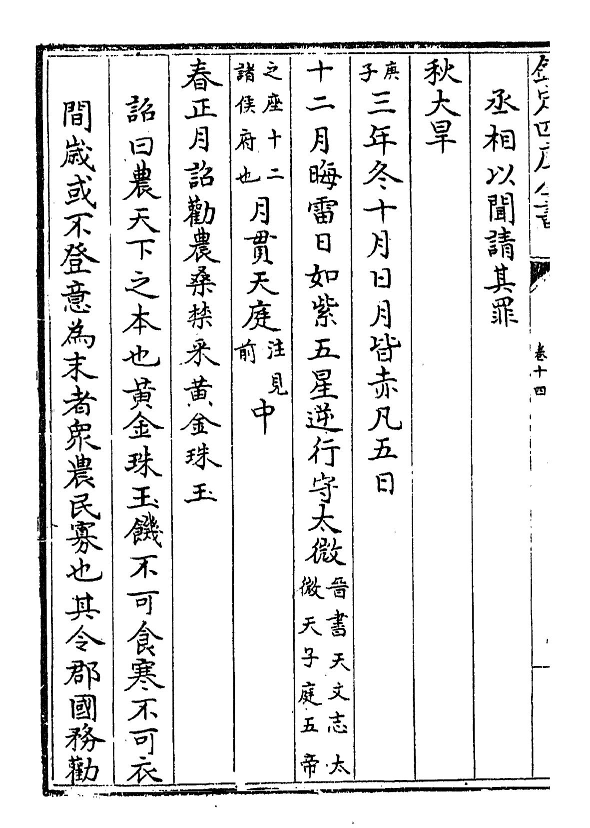
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工官即尚方之工尚方少府屬掌工作器物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名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己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少府屬掌膳食）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無攘弱衆無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謂犯法者直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讀與眊同不明也）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月貫天庭注見前中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尚不失

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因其資以雇庸也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為孝武帝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注見前

史臣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

紫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擬成康未免失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四